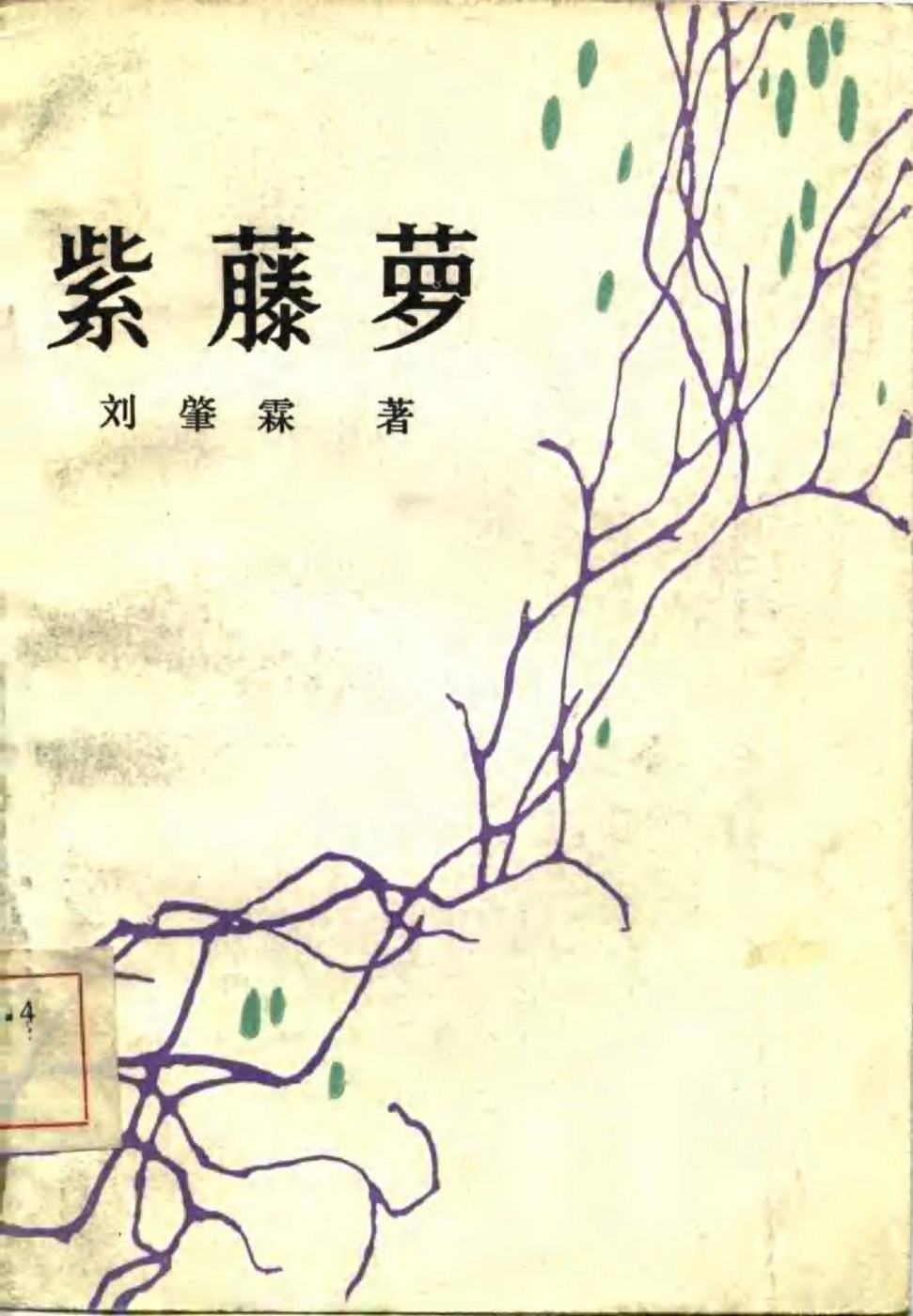


紫藤萝

刘肇霖 著



I247.4

109

紫藤萝

刘肇霖·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D

254614

紫 藤 萝

刘肇霖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7.625 插页:3 字数:158,000

1985年8月第1版

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 — 5,000

统一书号: 10097·447

定价: 1.20 元

献 词

谨以这本小书献给一位已去世多年的老干部，并供请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有关同志批判地参考。如本书能对社会主义祖国两个文明建设的某一点小有补益，本人将因能为社会稍尽棉薄而感到莫大的安慰。

作 者

· 目 录 ·

- 第一回 古树系相思新楼乍访 (1)
甘棠铭遗爱旧巷重来
- 第二回 报国何年凄凉半夜雨 (25)
隐迹无地零落一身秋
- 第三回 一夕流离悲欢追往事 (50)
满城风雨苦乐忆当年
- 第四回 公私咸宜是非明巨细 (72)
赏罚允妥尺寸辨毫分
- 第五回 妙语生花问君何落寞 (96)
洁身似玉顾我耐清寒
- 第六回 释憾无由笑啼都不是 (119)
相煎何急左右太为难
- 第七回 细密朱栏作簪花小字 (142)
悠扬绿绮赋折柳长桥
- 第八回 不见去年人频催腊鼓 (165)
偶传隔岁讯乍展春云
- 第九回 杨柳春风了一生宿愿 (189)
梧桐秋雨动万里离怀
- 第十回 黄菊将残共伤秋色老 (216)
紫藤犹在最喜故人来

第一回 古树系相思新楼乍访 甘棠铭遗爱旧巷重来

常言道：人死不能复生。这句话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被用来宽慰死者的家属，却也是朴素的真理。几曾见过自己的亲友死而复生来着？古今中外的传奇文章和科幻小说里面，也曾有过死人复活的故事，但要么是传说，要么是对未来的预测，现实生活中毕竟不曾见过。可是话说回来，我本人就曾碰上一桩蹊晓事，事后虽是真相大白，当时却也搞得我挺紧张哩！

是去年初夏的事了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机关收发员送来了一封信。信是寄给我的，下款只写着“内详”两字，一无发信人姓名，二无寄信地址，字体倒也有些眼熟，却想不起是谁的笔迹了。拆开一看，一页信笺上仅只寥寥数字：

“星期日下午三时，请到国家招待所，向服务台说明找336号房间。”

我生平头一遭遇上这样的事，有点象小说里的悬念了。心想：信来的没头没尾，太离奇了，一定是老朋友在恶作剧。继而想到：自己平日交往不多，有几位熟人也忙于工作，谁肯无事生非地捣这份乱呢！接着又想：这人既已讲明住在招待所，想来不是开会便是出差，多半不是本地人，可

能是谁呢？想了半天，不得要领，自忖：反正有房号，往国家招待所挂电话问问就是了。当晚挂了两次电话，房间里没人，总机不知道住客姓名，服务台也不肯介绍客人情况，只得罢休。翌日便是星期天，上午又未挂通电话，下午只得跑一趟了。

午后搭车进城，直奔招待所。在大厅服务台前一打听，服务员就笑说：“找336号吗？他方才打了招呼，来客直接上楼就是。请在三楼下电梯后顺着右手的楼道往前走，第五个房门。”我依言找到了336号房间，正待敲门，门却从里面打开了，一个瘦长身材的人迎上前来，未曾问讯，先哈哈笑道：“料是你快来了，正待下楼接你，可巧你也到了！”声音好熟，我未免一怔。由于楼道里光线较暗，擦擦眼睛仔细瞧时，这一下可把我惊呆了，原来眼前站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过去的老友、业已死去多年的何家昌！

家昌见我站在门前发怔，忙把我拉进室内，顺手关了房门，笑道：“怪事，十多年未见，你变得判若两人。过去的小刘像一团火，人到哪里就燃烧到那里。如今可好，见了老伙伴一点不热情，简直麻木不仁了！”我尴尬了半晌，方说出话来：“家昌，你，你怎么又复活了？”家昌大笑，拍拍我的肩头说：“什么话，我本来没死呀！”我说：“都知道你是1970年死在河南干校的，死于心脏病突发。记得我还写过一封信，退回来了，上面贴着‘此人已病故’的条子。”家昌笑道：“果不出我所料，我猜想你们都认为我死掉了，所以干脆不给你们写信。对你来说，权当我假死了十几年就是了！”我连忙追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家昌道：“确

是死了一个何家昌，但不是我。”说着，便把情由讲了出来。

我和家昌相识于五十年代。那时，我刚刚二十岁出头，在保健出版局搞编译工作。1957年初，家昌从一所高等院校调来我局，担任外语辞典的编辑。在他未报到之前，我已得到通知，说是此人虽已二十六岁，却尚未成家，管理科已为他安排了单身宿舍，和我同住一套房间。还听说他出身于一个菲律宾华侨家庭，在美国密执安州读的大学，1955年回国后，本来在高校教课，但因在美国学的是民法，当时无此专业，只好改教外语公共课程。后来，英语课时少到无可再少，他实在教不下去了，这才自愿从事编辑工作。那时，我还暗自嘀咕：同一位留学生住在一起，怕是不好相处。谁知我们竟是一见如故，日久天长，关系非常融洽。1959年，他被调任局的办公室主任，因他工作勤奋、细致，又善于团结群众，使办公室的工作大有起色。后来，他和科普宣传编译组的柳春风由恋爱而结婚，这才搬出了单身宿舍，接着我也成了家。从此，我们之间联系少了，但仍有往来。1965年家昌“四清”回来后，据说夫妻间感情不合，他从家里搬出来一人独居。“文革”初期，他受了一些冲击。1968年底，不知通过什么关系，他突然调回了教育部门，并随着机关匆匆去了河南干校。不久，我们也下放到江西干校去了。

1970年，我在江西曾写给家昌一信，结果原信退回，说他已于一个月前病故。我当时半信半疑，还转托人打听过高教部的同志，回信也说是何家昌同志确因心脏病猝死死于干校。此后十余年杳无消息，我是深信他已早死无疑的了。直到今日重晤本人，听他说起，方知在当时河南干校的同一个人

连队里，竟碰巧有两个叫何家昌的人。那人是位老同志，大家都熟悉；而他则是刚刚调去，人们本不认识，而且到干校后就被抽调到深山里去采石头、烧木炭，就连收发员也不知道有这么个人，难怪我写去的信被退回了。后来，家昌知道了这个情况，也猜想到老单位的同志很可能误认他已死去，但因他生性不爱写信，同时对老单位也有些伤感，索性不作理会了。这样一晃就是十几年，此次他来京开会，若非往原单位挂电话找我，还不晓得我已于1979年就调来现工作岗位哩！

家昌把这段因果讲完，笑道：“小刘，咳，不能再喊你小刘了，你也是往五十岁里奔的人啦！你说怎样？我已彻底地坦白交代，这‘死刑’总可缓期了吧！”我也笑道：“死刑可免，活罪难饶。纵然收不到我的信。十几年的工夫，你无论如何也该写封信来。”家昌叹口气说：“开头是心情不好，写信也只能发顿牢骚，万一落到别人眼里，反而不美。后来越拖越久，有几次想写信，刚开个头又撕掉了，时间一久，要讲的话太多，反而难写。心想：将来再说吧！就一直拖到现在。”我说：“不谈这个了。我倒问你，如今工作怎样？”他笑道：“总算归了队。在武汉一所高校里教书，就说是主持法律系的工作吧！这次来京，是为了讨论‘民法’统编教材的内容安排问题。阁下近况如何？”我告诉他：

“七十年代初自江西回京，重建老单位，让我接了你那个摊子干了几年。那时候工作比较难做，我又无能，车子推得实在吃力，这才挪了挪窝。如今已四五年了，还算顺利。”

我们谈了些别后情况。家昌问我：“常回老单位瞧瞧

吗？”我摇摇头说：“刚调离的那年，去过两次，这几年一直没去。”家昌道：“同在北京城尚且如此，更不要说我这外乡人了。估计老单位变动很大，我认识的人恐怕不多了！”我笑道：“慢说你已离开了十多年，拿我来说，才四五年的光景，恐怕也有一半是陌生人了。听说保健出版局的人员近年变动很大。”家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但不知大楼前面那几架藤萝花怎样了？那还是老局长亲手移栽的呢！”我说：

“藤萝倒是越长越茂盛。记得我调离那年，院子里两栋新楼正要施工，几架藤萝都用铁丝网圈了起来，附近不许堆料，看来保护得还好。你提起郑局长，我倒想起来了：1978年底郑老逝世前夕，还提到了你，说是可惜一位好同志，死得太早了！”家昌听罢低头不语，半晌才说：“是呵，无论如何我也该给郑老通个信，让老人家知道我还活着，如今悔已无及了。郑老的去世，还是那年我在省里开会时听说的，省委的一位同志，是郑老在延安时的战友，是他把此事告诉了我。我很想知道老局长后来一段的境遇如何，这个你是清楚的。”我说：“一言难尽。总的说来，老人家遇到的困难和曲折仍然不少，但盖棺论定之日，下面的广大群众不消说了，上面也对他作了充分的肯定，这就很不易了。”

家昌想了想说：“我问你，下个星期天可还有空？”我说：“我的工作性质一般不坐班，除每周一、三、六去机关半日外，其余都可自己安排。”他笑道：“那就好了。下星期天再耽搁你半天，行吗？”我笑道：“这倒不妨事，但不知你又要搞什么惊人之笔？”他笑着说：“故弄玄虚只能骗人一次，再搞就不灵了。我很想到老单位去瞧瞧，特别眼下

正是紫藤萝盛开的季节，打算看一下那儿架藤萝，可我一个人又不愿去，你我同走一趟行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奉陪。只是何必星期天去？假日机关无人，有什么意思？”家昌笑道：“我们的日程安排很紧，明天全体人员都到黄河两岸去现场讨论，星期六上午回来，下午总结体会，你想，除了下星期天哪还有空暇！再说，我只是想瞧瞧老单位，不愿打扰别人，躲开上班的日子岂不更方便些。”我晓得家昌有些古怪脾气，不忍拗他，便答应届时同往。

家昌接着说：“就这样定规了。实不相瞒，下星期天见面后，第二天我就回去，机票都已登记了。咱们这么办，到那天同去老单位，回来后一块痛饮几杯，畅叙一番。”我说：“你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去，来时未能为我接风，这次可得由我为你饯行了。依我说，这儿的饭菜极是一般，距此不远就是北展餐厅，后面的小餐厅倒也幽静，我在那里订一下座如何？”家昌道：“你我之间，谁请谁倒无所谓，只是你有所不知：这儿的大路子饭菜固然一般，但最近在一楼底部新开设了一个‘风味餐厅’，从早到晚营业，你可晓得？”我说不知，他笑道：“还有哩，从明天起，请了四川、江苏、山东、福建四省的著名厨师在此传经送宝一个月，你说，该不该品尝一番？”我笑道：“‘时哉弗可失’，依你就是。”他接着笑说：“还有哩……”我忙插问：“还有什么？”他一板一眼地说：“难得的是酒类齐全，国产名酒从茅台到通化陈酿，国外名酒从罗木、科拿克……”不等他说完，我抢着笑道：“够了，我准来就是了。不过得由我请客。”家昌笑道：“这是不相干的，有意思的

是一提到好酒，你的兴致就来了，一副酒徒的面目暴露无遗。”我笑道：“敝人爱喝两盅是有的，蒙你给戴上‘酒徒’二字的桂冠，却不敢当。”家昌哈哈笑道：“这二字桂冠不是我给戴的，实乃夫子自道。”我笑道：“瞎说，我从未讲过。”家昌说：“是谁在旧体诗稿的四六骈体‘自序’中，最后来了一句什么‘知我者其酒徒之流亚欤’？”我诧异道：“你从哪儿见到的？”他笑说：“你的《芳草集新编》，难道是假的？”我笑道：“那是在江西干校劳动之暇，随便写的一些东西，只印了几册副本，不想却被你见到了，贻笑大方，惭愧惭愧！”家昌又说：“我倒挺欣赏你这篇‘自序’，虽用的是骈体，但因写进了现时生活，不感陈腐，反而别致了。我很爱读那几句：‘身居南浔，农闲西陆。人嫌是懒，潜读导师马恩；自爱非狂，不羨衙官屈宋。门对青山，略无虎祟；甕提古井，尚未龙鍾。沐朝阳而逐东风，蛇径幽僻；醉晚霞而披夜露，牛背情深。釜煮青梅，觞举白眼。固方人之不暇，勿离世而独悲。’身处那样的境遇，竟还是乐观的，这点得向你学习。”

我听他在背诵自己的歪文，深感坐立不安，忙不迭地双手掩耳，并打断他的话头：“算了，快不要再讲啦，亏你还背得出！”家昌却笑道：“老实讲，那几年你在江西，苦虽苦些，倒是写出了几首象样的旧诗，比如那一组悼念陈毅元帅的律诗，有些句子我就喜欢读，象‘白雪何妨减一半，年年留待祭忠魂。’‘凉月凄迷梅岭雾，芦花零落赣江秋。’

‘默默寒山全缟素，沉沉腊鼓近黄昏。’”我苦笑道：“别提了，我的翅膀本就飞不高，再加上那年头又不敢敞开写，

总跳不出格调派去。”家昌道：“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有的就颇具性灵，比如“归来牛背尊于帝，居处山巅胜似楼。”还有‘青鬓有丝人未老，黄花无恙燕重来。’这一类诗句，就很有意思。”我摆摆手儿说：“罢了。‘青鬓’、‘黄花’一联的意境，我是从老友金寄水那里偷来的，用戏曲界的传统话讲，竟是‘掠叶子’哩！”家昌笑道：“要讲‘掠叶子’，我近年编的几本法学方面的讲义，自己的东西并不多，援引的资料却不少，才真算‘掠’哩。”说罢，我们都笑将起来。不知不觉已谈了很长时间，我看天时不早，便同他约定了下星期天的见面时刻，遂即告辞回家。

当晚，围绕着家昌的事我想了很多。不难理解：当人们听说一位亲友突然死去了，在一段时间内，不仅感到悲痛，而且常会联想起与死者有关的一些人和事，甚至想得很远。但日久天长，这种联想就会越来越淡，以至逐渐消失。如一旦得知此人未死，就会把那些与他有关的人和事重又联想起来。自己就是这样，觉得象家昌这样的同志，虽是留学生出身，却一向为人朴实、敦厚，就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，不和副局长朱少文一伙同流合污，不仅在“文革”中蒙受冤屈，而且闹得家庭破裂，难怪他在十几年中，甘愿人们把他的死讯以讹传讹，自己也不肯写一封信，他心上的伤痕确是够深的了。我从家昌又联想起老局长，顿时，郑老生前的音容笑貌重新涌现在自己脑子里，依然是满头银发、一身正气。我不禁想到：像这样一位资格既老、品学兼优的同志，不仅是党的好干部，且是后生的恺悌长者，当年竟也遭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，如非党中央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又及时召开了

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他老人家还将吃到更大的苦头哩！历史的教训的确值得注意。

接着我又想起了郑老刚到保健出版局的那年，亲自移栽在办公楼前的那几架藤萝花。当年，郑老和家昌两人在休息时间为藤萝花培土、浇水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。由紫藤萝又想到了柳春风，她和家昌结婚之前，俩人常躲在最西头那架藤萝花下喁喁谈心。曾几何时，俩人从热恋到结婚，从失和到离异，分道扬镳又已十多年了。这时，我猛地想起一事，不由责怪自己：该打！怎地忘了把柳春风的近况告诉家昌哩！今年春节，她还来看望过我，谈了不少往事，尽管家昌不愿再与闻柳春风的一切，但作为自己，仍应把后来的一些情况告诉他。今天忘了还不打紧，下周见面可不能再忘记了。事情越想越多，折腾得彻夜未眠。

转眼就是一周。星期天下午二时半，我准时来到招待所。刚走到主楼的台阶下面，就瞧见家昌在一座太阳能时钟下面对表。他今天穿着非常整齐，一身笔挺的浅灰色薄呢西装，雪白的衬衫硬领下面结着一条蓝白相间的细纹领带，鼻梁上架一副变色眼镜，亮银的金属镜框在阳光下闪着光芒，远远看去，象是位日本朋友。他一瞧见我就招呼说：“我就不必上楼下楼地折腾了，反正还得回来。咱们先进城吧，车子已要好了。”我点头笑道：“正合孤意。”于是我们直接登车，驶向了东城南小街。

车子绕过了复兴门的立交桥，顺着大路直奔正东。家昌望着车水马龙的街道，笑道：“这些年北京的变化真是不小，如再过若干年重访首都，我就成了化鹤归来的丁令威

了！”我说：“何至如此，只不过多了几座立交桥而已。”家昌道：“你真是久居京华，处变化之中而不自知。北京的变化太大了，上周我们参加人大会堂的茶会，打长安街而来，由前三门大街而返。对我来说，不仅天安门广场大有变化，一条高楼林立的前三门大街，简直是从天而降哩！更不要讲市内增添了多少建筑物啦。”正说着，车子已驶至王府井大街南口，家昌指着窗外说：“就以北京饭店这栋新楼来说，建成已有十年的历史，对你们而论，早已司空见惯，但也是我离京以后盖起来的，怎说变化不大哩！”我点头笑道：“这样说，变化确实不小。看来，外地朋友比我这当地人要敏感多了。”说着话，车子已进了南小街，往北驶了一段路，已来到保健出版局的大门巷口。

旧地重游，感触良深。按说自己离此不过短短几年，老单位的变化却是不小。门巷已用水泥整个铺过，两扇铁门和小旁门的油漆都见了新，门前显得格外干净整齐。门外的两树古槐长得非常茂盛，浓荫蔽日，把半条巷子覆盖满了。因是星期天，门儿俱都掩了，我敲敲传达室靠街的窗户，不闻人声，但见室内人影一晃，接着就听得咣啷一声，街门已开，看门同志走了出来，操着天津乡音笑道：“嘿，好吗，真个的日头打西边出来啦！哪阵风把您老给刮来了？”我一听话音就知道是原来锅炉房的金师傅，忙打招呼：“金师傅少见，您好吗？调到门口来啦？”金师傅笑道：“可别那么称呼。就是为着您如今抖起来了，用不着再进锅炉房烤火啦，所以就把我调出来啦！”原来“文革”初期，自己靠边站的时候，上班无事干，便跑到锅炉房去烤火，一面热饭

菜，一面同金师傅聊天，我们混得很熟。他这样一说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我忙着给他介绍了家昌，说这位也是老人，如今在外省工作。金师傅笑道：“眼熟，称呼不上来了。您走的时候，我还在外面干活，没进来哩。二位别在门口站着了，快进屋歇会儿！”我说明来意，并因是星期天为他添麻烦，道了打扰。金师傅说：“自家人说的嘛话，这不是诚心改我嘛？”

在传达室闲扯了一阵，我们便进了里院。老单位改观了，除中间主楼是原有的建筑外，左右翼又起来了两栋侧楼，层次和形式都同主楼一样，只是规模略小。我指给家昌看，并说：“我走时，这两栋楼刚打地基，如今早已派上用场了。”家昌道：“瞧，院子里多么整洁，车辆器械井然有序，喷水池也整旧如新了。记得过去郑老常讲：一个机关的环境外观，往往反映出这个单位的精神状态如何。看来，咱们老单位是一片兴旺气象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单位的风气一向很好，只前些年乱了一下。如今老一代的大多离退，二梯队组成的领导班子风华正茂，会有一番新的作为。”家昌道：

“是呵，要振兴中华，就得使全国各地每一个单位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行！”

绕过喷水池，往前刚走几步，就有一阵浓郁的甜香随风迎面扑来，沁人心脾，分明是紫藤的香味。原来那儿架藤萝花此际同时盛开，茂密的枝叶衬托着一串串的花团，竟占据了楼前的一大片地方。我们走近了瞧时，只见居中的一架长势最好，藤蔓爬满了夹着楼门搭起的花架，象是一座缀满了紫花瓔珞的绿色门廊。我们站在花架下面，阵阵轻风拂过身

边，被花架筛过的细碎阳光闪烁明灭，恰似点点金星。成串的花球被风吹得摇曳摆动，象是对我们点头示意，仿佛再说：“老朋友们一向少见，远劳探望，非常欢迎！”

我正对着花球发呆，听见家昌喊我，指着甬路旁边的一方木牌让去看。走近瞧时，却是一面漆得很光滑的金边粉牌，上面朱漆写着八个隶字：“爱护花木，人人有责。”下面还有几行小字，是以保健出版局工会和团委名义写的：

“本局院内植有紫藤五架，系郑平同志于1960年春移栽于此。郑平同志于1960年2月至1978年年末病逝以前，任本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，对于发展党的科技出版事业有所建树。他忠于党、忠于社会主义，坚持原则、旗帜鲜明，律己以严、爱护群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，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郑平同志生前，经常要求本局各级干部：对同志不要苛求，对坏事不能容忍，好思想应见诸行动，在平凡工作中发现人才；经常启发年轻一代：忠于党，忠于社会主义祖国，忠于工作职守，忠于革命友谊，忠于爱情。所有这些，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。我们应以实际行动向郑平同志学习！”

寥寥几行小字，我却反复默诵了好几遍，心中在想：郑老分明未死，他的精神又复活了。正在沉思，耳边听家昌在说：“古人曾有‘甘棠遗爱’的传说，眼前的事可算作新时期的‘甘棠遗爱’了。不过古人仅只是泽及草木而已，新的‘甘棠遗爱’却有启发教育后人的力量。”我说：“老单位